



皮狐子路

毕四海

皮 狐 子 路

毕四海

作家出版社

“四季山者，犹如香炉三足分立于章丘、淄川、莱芜也。昔时，东海至此。龙王设长明灯于其上，以为水陆之界。水界呼长明岛，人间唤四季山，犹一年四季不灭之谓。后，东海退，四季山及诸山出……”

无法考究真假，反正章丘、淄川、莱芜三个县的县志都是这样记载着。

砍去了四根腿的老草驴。肚儿圆鼓鼓的。脖子短得几乎等于无。头却大得有点出奇。两只眼睛一只大一只小，一只深一只浅，一只是三角的一只是方的。老母驴腩上的东西应有尽有，一律的又大又深，黑古隆冬，神奇莫测。还有，山皮象驴皮一样颜色，说青似黑，说黑似青。

这便是四季山的尊容。

最难瞧的莫过于四季山后腩上的那个洞，说方不方，说圆不圆，说三角不三角，且有许多怪石头突兀着，围着一股黑漆漆的风。

曾在四季山下教书的蒲松龄老先生给它起了一个神威富贵的名字：

龙藏洞。

洞极深。洞中央有一盘龙墩，磨盘般大，厚却跟得上五扇磨盘，棉布尺足足十尺有余。

龙墩是一整块豆青石，质地极好，细油油周身雪亮，犹如黑夜里的镜子，隐隐约约照出了洞壁上的青苔。

蒲松龄说：

龙墩只许狐仙上去。

于是，龙墩变成了狐床。狐床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狐爱，无数只小狐在狐床上诞生。

在这方天地里，皮狐子似乎比人仙灵。人们相信这一点。

龙墩下，还有一根黑幽幽的、呼呼刮着阴风的、象水桶一样粗的洞。真可谓洞中有洞。那根洞里，时常有一缕缕仙气——乳白色的玩意儿冒出来，增加着龙藏洞的神秘气氛。

神秘的洞里，住着一只皮狐子。皮狐子老得不能再老了。那一身雪白的皮毛，使得它在人们的眼里成了精灵。

每天子夜，老皮狐子都会坐在洞口，朝着山下的人间，朝着那条险窄的皮狐子路，发出颤颤的悲鸣——

苦哇——呀呀哇……

人们传说，它是在伤悼思念年轻时的“恋人”。它哭叫了许多许多年了。

人们叫它银狐。

2

也是子夜时候。

璀璨因而极自得的星星们也被群山的起伏跌宕的黑暗震慑得颤颤抖抖。那一点一点儿的白光且幽且淡，近乎消失。

其实，不必悲哀，有光便有明。

它们是弱到了近乎消失的地步，却还是把极浓极稠极黑的夜色冲淡稀释了。青灰。惨白。

群山因为哪怕是微弱到不能再微弱的光的反抗而更加炫耀它的黑暗的顽固和顽固的黑暗。

也是山阴道。老百姓叫它做皮狐子路。

一条白花子长虫，缠着四季山扭了三个麻花。狭窄且倾斜。一律从青石板上开辟出来的，用人的足驴的蹄狐的爪，还有风刀雨箭，硬是把青石板磨出一道凹槽，宽盈尺深寸许。雨下起来的时候，一条皮狐子路变做了一条小溪，水淙淙潺潺，煞是风景。

黑夜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山阴道总是白得分明。偶尔有一只皮狐子窜过，清清楚楚的慌张，慌张得清清楚楚，躁躁动动的寻觅，寻觅得躁躁动动……

呾、呾、呾儿……呾儿得……

是毛驴儿的叫声。

这样的韵律之于毛驴儿，是解脱劳累的长嘶抑或交配后的清爽的欢唱？

显然不是后者。

欢唱是颤颤的软，软软的颤——

喂~~~~喂~~~~哇~~~~哇……

毛驴儿在皮狐子路上，在这样的深的夜，也叫了不短的日子了……

今夜，那亢奋且爽直的毛驴儿的叫声又响起来，声音灰白凝重且执拗。在山里，早春二月间，那月光朦胧星辉熹微的淡淡的哀愁织成的山阴道上，那头经常出现的雪白的毛驴儿又分明地出现了。

毛驴儿前后，且有一男一女。

前头，牵着缰绳的，是一个苗条精干的小媳妇，黑的夜

和荒的山的一朵妩媚的笑。

后头，拽着驴尾巴的，是一个小伙子，单细，却不弱。也精干。

毛驴儿驮着一对大垛篓，棉槐条子编的，编得精致；显示着山里人手艺的不俗。篓筒肚儿极大极深，山路上常见到媳妇儿走娘家，这边篓筒里放了几十个歪歪脖南瓜，那边篓筒里则有几个胖小子和瘦妮妮睡着。今天夜里的阵势却不象是走娘家那般欢快轻松，驱不散赶不走的气氛是神秘紧张恐惧……

垛篓咯咯吱吱叫着沉重，和滞闷。

垛篓里时常有哼哼唧唧声和“追追”声传出来，表明着有二十几只活着的猪秧子正在被运输着。

咯吱的垛篓，刺激压迫着毛驴儿的屁股神经——
哆嗦。放松。收缩。绷紧。

那一根叫做“屁杆儿”的横在尾巴下边的木棍，时而松，时而紧。松的时候打着大腿，紧时则又把尾巴掀了起来。长着“夜眼”的两条后腿努力踩着地面，却怎么也用不上劲，几几乎要离开地面。全身的负荷似乎全部压在了前腿上，于是，那两条麻秆儿似的前腿，几几乎要抖得断了，两个膝盖不停地磕碰，而小腿还不停地向前滑着，警告着后边的拽尾巴者不能有一刹那的松懈。

蹄铁是新打的，钢号也行，打得且规正，钉掌的师傅又是有名的许大花棍的仁兄弟，活儿干得象许大花棍玩娘们一样野火且认真。于是，蹄铁便显示了它的大作用，它不断地和石块儿石板板发生磨擦、碰撞，产生出一簇簇蓝且黄的火

苗子。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一切的一切，都说明着皮狐子路险恶得象鬼。

如果说皮狐子路也用它的活法生存着，那么它的活法便是鬼的活法。

然而，就是它，皮狐子路，许多许多年以来，却是沟通淄川、莱芜、章丘三个大县的交通要途。

没有别的路。

人们为了生存——而生存便需要有路可走，只好走这样的鬼路。

不是不想开拓，而是开一条路难于上青天。山们不大，却一律险要且极难选出合适的线路。前人们把沟通三县的道路选在四季山上，是经过了历史筛选的。很有可能原来这一片山里有不少条道路，终于没有走得开。

人类生存的路毕竟愈来愈多愈来愈宽广。

后来，这一方天地也有了零九公路。

接着，零九的支线——明水至茶叶口的公路修起来了。

明茶路味儿要比皮狐子路好上无数倍。宽敞而且平坦，沙石路面白光光，两辆汽车可以并排着开，黑暗的夜也抹杀不了它的明光……

人间的路应该这个样子。

不错，明茶路是远了点。不走四季山，倒是贴着天仓岭——它矗立在四季山的大西边——转了一周遭。从明水到茶叶口，走皮狐子路只有三十里，而走“明茶”却要三三见九十里。

可是，宁走三步远，不走一步喘。

岁月已经是解了冻，那根念念不忘绷紧的弦已告废弛，牛鬼蛇神们亦纷纷做起人来……他们不过是从茶叶口大集上买了几十头草猪秧儿，准备到王村大集上卖，一斤赚他几毛，一头赚他几块，何以不敢明目张胆？

他们却就是不敢。

七十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解开了许许多多的千古之谜，百年之谜，十年之谜，却还有许许多多的谜顽固地扭结着，纠缠着，解也解不开……

山南阳坡上的冬雪早已消失殆尽。草皮子底下，那赤褐色的少得可怜的土缝缝里分明地冒出了“溜溜嘴”的嫩芽，浅浅的尖尖的绿，芽坚硬且挺直，这是一种。紫且红，一个圆球拱出土，紧且凑，这又是一种。荆蒿的枝条上越过了冬天的枯叶，尽管还留在杈桠上，犹如一面面死亡的黑旗，但是枝条显然已经注入了春情，柔软得象是少女的腰肢，且泛出了光泽，青青的。

山北阴坡，却还有着一堆堆冬天的雪，宁愿变成冰也顽固着不肯化去，僵僵地硬，实在是执拗。大约它们还要呆下去一直呆到阳春三月……也好。除了留下来展览淫冬的死亡的可怜难道还能把春天变得肃杀抑或能够招回冬天的死魂？

小媳妇的脚踩在了一片雪上，滑了一步。她极为老练机灵地向左边的山壁上一靠，便稳住了身子没有一点闪失。她心里的悲哀牢骚怨愤不满委屈却因为这一滑动而纷至沓来。话至嘴边，却只有一句出口：

“……天爷，俺这命咋这苦？”

她机灵了一下，牙齿冷得抖动。

……男人蜡黄的脸。青白的脸。她第二次爬上一把椅子，第二次这样子喊：“……西方是明光大道……”秆草扎的马变成了火马烧得金黄。她觉不出痛苦来，却有点儿滑稽冒上心头……夜里却难挨，她耐不住清孤。她渴望着男人的嘴唇胸膛大腿……无望。明明白白的无望便是绝望。于是，她情愿叫第二个婆婆蹦高用小小的脚，采着她的头发用鸡爪似的手，戳着她的肺管用泼辣的骂——你这个克星骚货拔火罐吸血鬼皮狐子精……于是，她心里的血管里的痛苦，难熬难忍性的压抑障碍，一古脑儿化作了歇斯底里发作了出来——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当老的女人和年轻的女人都因为发疯而把精力消耗干净的时候，她们各自的的和嫩的痛苦难熬难忍性的压抑障碍一律地麻木了……

她咬着牙说：“这算是什么一种活法？”

“唉！”

拽着驴尾巴的年轻的男人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喟叹。象是自慨自叹，又象是在回答女人的自慨自叹：

“也许，咱这一辈子甭想离开皮狐子道了。”

“不！”

年轻的女人和谁吵架似地放开声噪。调音响且尖，硬且辣：

“俺不信这么邪乎。它牡丹、芍药开在公园里，就不许小草拉拉秧活在山岗上。”

“……咱俩为啥捧上了这个饭碗？”

“没有这个饭碗还粘不到一块呢。”

“这碗饭难吃……”

“……”

“咱们非吃这碗饭不可？”

“你问我？我问谁？”

“我总觉得有一股大风推着咱，有一根绳子牵着咱，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

“命啊！”

命是什么呢？

也许是这四季山。推不动且搬不走。挤你压你委屈你收拾你，把你整治成荆蒿疙瘩一个，干干巴巴，奇形怪状，扭着曲着弯着团着跪着趴着……

也许是这皮狐子路。九弯弯八曲曲又窄又陡。不想走想走想不走不想不走。这头连着艰险，那头接着险艰。

……

命是神秘是不可知是主宰着你的神灵是逃不脱的渊藪是解不开的绳索不得不走的路是想得头疼欲裂万思不得其解是今天的柳暗花明明天的山穷水尽……

第二章

1

在这样的深夜这样的皮狐子路上拽着驴尾巴这样子的走着人生历程的男人叫王德全。

德全身材很是瘦小，极象石岭上的那种亭亭直立却高不足五尺粗不及碗口的小柏树。他的脸膛儿倒白白生生眉眼儿也俊俊巴巴。

据说，他作人精明却不刁滑。

也许真是如此。

因为他是细缝眼而细缝眼主人和善。因为他嘴尖腮呈猫状而嘴尖猫腮者为人精明。因为他发如青丝而发如青丝者为人温良。因为他鼻梁挺且正主直，因为他胡子黑而主正。因为他下巴尖且突主受贫寒而不凶狠。因为他眉毛短必受孤单，因为他耳型象枝花，一生贫贱忙无暇……

王村镇上最有名的风水先生，认认真真给他看过相后如此这般地分析了德全的性格。

而性格即命运。

德全的家住在王村镇的孔庙下边，一条极深的小胡同里。胡同夹在孔庙和一处大财主宅院的中间，故而显得细窄，窄窄，仄仄。平平常常的一条胡同，毫无足道之处。

他和他的寡母两个人过日月。

他的寡母人称耐冬嫂。

做为一个女人，耐冬嫂的横坐标轴是苦难，纵坐标轴也是苦难。她的生活的抛物线只有在苦海里浸泡。

她的娘家是一个破落得只剩下了一座场院屋子的官宦人家，娘天天吃糠咽菜，却还要教她背诵《女儿经》。爹爹挣不来一文钱养家糊口，却还清高得不去经商不去种地……

后来，她出嫁了，婆婆家的光景不错，公公是一名老秀才，丈夫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出嫁的那一天还是排场的，有轿子吹手红毡。婆婆家的人把她看得很重，尽管她没有丁点儿嫁妆。因为公公丈夫敬重她的身世，崇拜她的祖上的功名文章。她也极敬重公公和丈夫，因为他们和爹爹一样都是念书人。她按照《女儿经》的条文去生活，更是得到了公公和丈夫的赞赏。虽然她内心深处有一些失望、压抑，觉得丈夫太呆板，因为她天性是一个热情、俊俏、多愁善感的女子，可是，她婚后生活得还是美满的。谁知，结婚几个月，年迈的公婆便先后去世。极孝顺极要面子极看重礼仪的丈夫倾尽家产发大丧送走了爹娘，又因为劳累过度伤心过度而突然夭亡。

她过了八个月的好日月便又跌进苦海。

八个月的好日月留给了她一个遗腹子。

因为他是孟家庄上的神童，他的做了许多年乡官的爹爹在民国时代还专门为他请了私塾。他的爹爹盼着天下再由皇帝来坐，重开科举。爹爹的梦终究没有实现，他也就无法大展鸿图，只好在十五岁上设帐教书……

四季山的百姓们一律地认为他的学问极好极深，他也自以为是。

何等了得呀。

砖头厚的天书背得流水哗哗，《三字经》、《百家姓》根本不屑一背。尤其是圣人亚圣人的许多文章皆能背得摇头晃脑……

老先生对自己的道德尤为标榜。他深信自己的这一点比文章还妙，可惜山里人不懂。山里人只是觉得老先生古板得令人敬畏。几个“花狐狸”不懂暗送秋波却知道用手指头去划老先生的手心，他竟然纹丝不动，只是念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实，山里人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比山外要开化许多，赤裸许多——也许是他们很少禁锢，更加动物化。一个大队会计领着女人学大寨，学着学着是可以进山洞学骚狐狸子那样的，自己的女儿和公社的某某官儿相好觉得脸上光彩至极；山里人不懂恋爱，却风行私通……而文山老先生从做小先生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却从不拈花惹草。开始人们不解，继而便是崇敬，他们慢慢懂得了人那样子讲究叫做君子。

另外叫山里人钦佩的是老先生的打戒尺。

他打得狠而且准而且有意思。一边打着，一边令学生背诗。什么时候背下来什么时候戒尺便告停止。那些洋先生算

什么？戒尺都不会打，弄得学生没大没小的。看看文山老先生的学生，一个个规规矩矩俯首贴耳。连他的一个当了什么社长的学生见了他也依旧鞠躬，请安，恭敬至极。

文山先生的一个人的学校设在阎家峪，也归县教育局管，也由县教育局给老先生开工资。可是，学校只有文山先生一个人，校长主任老师几任系于一身，另外，学生的家庭要负责老先生的饭菜，这一点儿亦与众不同。不同的还有一点，文山先生的学校没有废除戒尺，为此，局长找过老先生许多次，都一律地叫文山先生顽固地顶回去了。局长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承认老先生的教学质量，他承认老先生为四季山区的文化拓荒者，他还承认只有老先生安心在山里教书，别人是不容易打发进来的。七承认八承认，对于文山先生的某些怪诞作风，他也承认了。

其实，他不承认也无奈，山里人认可。

许多人费劲儿把子孙送到文山学堂而不愿意入本村的小学，尽管要按时按班给老先生送饭，尽管老先生每顿饭要有四个咸鸡蛋四两酒，尽管老先生必定要把自己的孩子打得皮开肉绽……

山里也没有做成桃花源。

当然是山外的火过了一些日子烧进山里来的。一队县城的红卫兵砸了文山学堂游了文山先生的街。

老先生的雪白胡须沾着斑斑血污。

铁牌子。上面写着——

孔孟孝子贤孙

他为此大惑不解：

“做孔孟的孝子贤孙有何不好？”

红卫兵头头对老先生嗤之以鼻：

“你真是一具封建僵尸！”

太阳也支持不住悲痛，血红地滑落下去。山风呼呼，催得一切尽在颤栗。唯有几座山，好象神气了几多，傲然地看着老先生的迷惘呆滞凄楚……

游完了街，天已经黑透。

凡有生命的与凡无生命的，尽是哑默，月牙儿写了一首古风，用一线苍白给老先生照路。

蹒跚。佝偻。

老先生爬上了奶奶头子山半腰，趑进了他的石屋。

他在石屋里住了许多年了，和他的老伴。

尖顶。薄石板儿旋成。四堵墙。一般大小，青石块儿垒成。

石屋旁边，是烂石头圈成的牛栏。羊屎牛粪蛋儿狼藉。

这里的山上有许多这样的石屋。这样的石屋由放牛人自己设计，自己砌盖。夏天用来蔽日，挡雨；冬天用来挡风御寒。牛栏则是用来圈牛栏羊的地方。

文山先生在山下的孟家庄里有一处极为阔绰的宅院：兽脊。飞檐。风旗。二郎担山。巴儿狗……因为土改的时候他家的地被爹爹卖得差不多了，所以没有划成地主，所以这样子的一处比地主还地主的宅院照旧掌握在从未捏过锄把子、且时常学孔夫子的榜样大骂“樊迟哉小人”的文山先生手

中。

那么，他为什么在一年里离家出走，领着他的老伴住进了石屋呢？

其中缘故甚多，留待以后去说吧！

且说耐冬嫂领着十几岁的全子上了山，进了文山先生的石屋。

娘儿俩神情一律地虔诚。进得石屋来，小德全便给老先生跪下了。

“先生！”

文山先生觉得刚刚结束了噩梦。他躺在荆条炕上，想着屈子，想着太史公，游街时的屈辱渐次消散。他便闭目养神……

猛丁听人叫先生，他的心儿一颤，且开始发热发酸。他对于这样的称谓，觉得很遥远很陌生了，因为最近他耳朵里轰鸣着的只有“牛鬼蛇神”。

他睁开眼。

是一个清贫的孩子，还有一个清贫的娘。娘的衣裳破旧得面目全非，孩子却穿得齐齐整整。

“先生，俺来拜师求学。”

老先生眼睛竟然不自觉地发潮，衰老的心也跳得慌急……

“这时候还来求学？”

“啥时候也要叫孩子念书。先生。‘男儿大，请师傅，教他读书知礼数。’”

文山先生的昏浊的眼睛倏地亮了……

“吾是牛鬼蛇神……”

“先生终归是先生。”

“叫他去念中学堂吧！”

“……俺没那份儿……叫俺去俺也不去。如今那样子中学堂兴种地不兴念书。”

“我的学校关门了。”

“叫他在先生身边伺候着……”

那个娘说着，把许多钱和粮票放到石桌上，恭敬地：“先生，学费是不会短缺的。”

“好，吾教。吾教。”

困顿，怨愤，迷惘，痛苦，顿时消散了许多。他觉得心里好受了些许……吾终归还是先生，终归还有学生来求教，终归还有人会背《女儿经》……

2

在这样的深夜这样的皮狐子路上和一个男人搭伙计走着奇异的人生历程的小媳妇名叫野兰子。

野兰子的亲爹便是文山先生。

文山先生没有儿子，野兰子没有兄弟。这样一来，不惑之年的到来便使得文山先生疑惑起来……

文山先生站在厅房的石阶上，看着空荡荡的院子房子，禁不住黯然神伤。